

朱维坚 著

黑白道·前传

公安部金盾文学奖一等奖作品

黑白道 使命

作家出版社

朱维佳

黑白道·前传

公安部金盾文学奖一等奖作品

黑白道 前传 使命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使命：黑白道前传/朱维坚著. 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09.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352 - 7

I. 使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82874 号

使命：黑白道前传

作者：朱维坚

责任编辑：王宝生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：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8 × 214

字数：350 千

印张：13

插页：2

印数：001 - 8000

版次：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352 - 7

定价：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在一般人的心目中,公安局长应该是力量的象征,正义的化身,平安的保证。

可是,有谁知道,身为基层公安局的局长,他们置身于怎样的环境中?一个不辱使命的公安局长,将面临怎样的抉择——队伍不纯的困扰、工作经费的匮乏、执法环境的恶劣、腐败分子的高压、刑事犯罪的升级、黑恶势力的挑战、党和人民的重托、血与火的拼搏……

这些,就是本书要讲述的故事,一个拨动你心弦的故事——一个公安局长的艰难使命。

序 曲 / 1

第 一 章

也许,路上的遭遇只是一个预兆 / 3

第 二 章

只要我当一天公安局长,就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存在 / 21

第 三 章

对不起,我实在不能这么做 / 37

第 四 章

如果不能破案,我就地辞职 / 51

第 五 章

这样的人不干刑警简直是浪费 / 66

第 六 章

已经来了,只好硬着头皮应酬 / 78

第 七 章

有些事不能急于求成,要采取相应的策略 / 93

第 八 章

你就等待吧,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/ 107

第 九 章

都以为公安局长挺威风,可谁能知道却是这种滋味 / 127

第 十 章

我以清水公安民警的名义请求您 / 145

第 十 一 章

不用你们套近乎,犯到我手里该咋办还得咋办 / 164

第十二章

别的事都好说,这件事实在不行 / 183

第十三章

只知前进不知迂回,不是一个合格的指挥员 / 198

第十四章

我惩恶扬善,佛祖慧眼一定会看到,会保佑我的 / 218

第十五章

这样的民警在全局还有多少 / 227

第十六章

改革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/ 246

第十七章

谁是组织?就是他一个人吗 / 267

第十八章

这样的人要是提起来,咱清水公安局就完了 / 288

第十九章

我希望我和弟兄们能得到理解 / 307

第二十章

建议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,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 / 329

第二十一章

你爱怎么办怎么办,我问心无愧 / 350

第二十二章

有谁知道,公安民警是用热血迎来了新世纪 / 360

第二十三章

让我临走前给清水人民一个交代吧 / 369

第二十四章

牢记使命,与一切黑暗势力斗争到底 / 393

尾 声

序 曲

(2000年2月18日晚至2月19日晨)

1

2月18日晚9时许,白山地委常委常委会议室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。议题只有一个:研究干部调整,重点是全地区各市县区政法机关主要领导岗位交流。会议所以在夜间召开,既是为了保密,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。

会议开的时间很长,间或还有较为激烈的争论。

2

2月18日晚10时许,白山地区所辖的清水市城内。

一条大街上,一辆高级轿车和几辆摩托停在一家商店门外,车上跳下十几条穿黑衣、留板寸头的汉子,他们手持猎枪、棍棒、尖刀、斧头等凶器闯进店内,只听“乒乓”、“哗啦”一阵惊心的破碎声响,大量商品被毁,货架也被轰然推倒在地,一些售货员还挨了打,女售货员们发出阵阵尖叫。砸够了,一个三十来岁脸上有刀疤的汉子一挥,几条汉子又冲进经理室,揪住躲在室内的经理的胸襟:“妈的,哪儿躲?在清水你能躲哪儿去?”几个响亮的耳光后,几把尖刀架在经理的脖子上或顶在他胸前:“到底咋办?说个痛快话,快说!”

经理鞠躬作揖:“我服了,服了,我明天就搬,明天就搬。”

脸上有刀疤的汉子仍然不饶,回手抓起老板台上的电话递给经理:“打110,向公安局报警!”

经理再次鞠躬作揖:“不敢,不敢,我不报警,绝不报警!”

刀疤脸汉子鼻子哼了声:“算你明白!”这才一挥,带领手下走到外面,抓过一把猎枪,向天上“砰砰”开了两枪,然后大喊道:“都给我听着,明天天黑前

谁要还不搬走，别怪我们弟兄不客气！哪个不服，就到公安局去报告！”

街道两旁，很多商店的灯还亮着，可是，四下里一点儿回应也没有，就像没人一样。过往的行人见状早已远远躲开，绕道而行。

汉子们意犹未尽，离开现场后又驾车驶到市公安局外，停下车冲着大楼狂吼起来：“杀人了，抢劫了，强奸了……救命啊……”

公安局大楼门开了，出现两个警察的身影；可汉子们毫无惧意，又吼叫了两声，才狂笑着轰响马达离去。

两个警察的身影动了一下又停住了，只发出两声沉重的叹息。

3

19日凌晨1时许。

一家大酒店的贵宾房内，一桌丰盛的酒宴已经摆好，七八条汉子围桌而坐，却没人动筷子，他们的眼睛都盯着一个三十七岁的帅气男子。这个男子不时把手机放到耳边，可每次关上手机，都摇摇头要大家等待。这时，刚才领人砸商店那个刀疤脸的汉子闯进来，对帅气的男子说道：“大哥，按你的吩咐办完了，没一个敢放屁的，都说明天就搬走……哎，地委会还没结束吗？咋这么慢哪？应该出来了……”

刀疤脸话音未落，帅气男人的手机响了，他急忙放到耳边，听了两句，声调突然大变：“什么？谁……林荫？林荫是谁……妈的，不是说得好好的吗，怎么变成姓林的了……”

帅气的男子关上手机，脸色沉了下来，所有人的脸色也都变了，贵宾间内顿时死一般寂静。

桌子上的酒菜渐渐凉了，没人动一口。

第一章

也许，路上的遭遇只是一个预兆

(2000年2月20日上午8时至下午1时许)

1

蜿蜒起伏的山路上，一辆4500越野吉普在疾驶。

也许是一种预兆：出发时还天晴日朗，甚至有点儿春天的意味了：虽然还是白雪皑皑，路面却已经结了一层冰，冰面微微变色，远处的雪原在阳光照耀下也格外耀眼，是雪面表层有了水珠的缘故，也是雪即将融化的前奏。道路两边林木茂密，不但有褐色的柞树、棕色的榛柴、白色的桦树，车窗外还偶有几株苍松闪过，它们傲然屹立于杂木之中，似乎在进行严肃的思考，同时给山林带来几分生机。然而，一进清水地界就都变了。最明显的变化是山林渐渐稀疏起来，随着车轮的旋转，越往前行，这种现象越严重，最后简直难以看到树木了，公路两旁都是光秃秃的被雪覆盖的田地。车又走了一会儿，天也暗下来、阴下来，接着又飘起雪花来，雪花越来越大，渐渐变成了鹅毛大雪，车外的景物都看不清了，车速也减慢了。林荫虽然心里着急，可只好忍着。

车里除了林荫和司机小张，还有白山地区公安局长谷远志和地区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张寒。这辆4500大吉普就是谷局长的坐骑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级别高的领导应该坐在前排副驾的位置上，可谷局长却非要林荫坐到前面不可，理由还非常充分，他们是送林荫前往清水就任公安局局长的。当然，他此时只是清水公安局局长的“人选”，局长的任命还要通过清水市人大常委会。他此时的正式身份是清水市公安局党委书记，主持清水公安局全面工作。

此时，林荫虽然外表平静，但内心却像这山路一样起伏不平。他对这任命没有一点儿准备，前天，他还是白山分局挂职锻炼的刑侦副局长，还在为新一年分局刑侦工作而操心，昨天却突然接到了赴清水任命的通知。此时，谷局长昨天下午的谈话仍然在耳边回响：

“……清水的治安很复杂。虽然从统计数字上看发案率不是很高，但大案多，社会秩序混乱，特别是黑恶势力活动猖獗。这除了公安局自身工作不力外，肯定还有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，你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……”

对清水的治安状况林荫听说过，但只知那里案子多，群众缺乏安全感，可那里治安到底怎么个不好并不清楚。谷局长的话给了他压力，也激发了他的斗志，林荫心中充满了迎接挑战的自信。此刻，他从后视镜中看看谷局长的面容，想到全地区有九个县市局和分局公安局长交流，谷局长偏要亲自送自己这个年纪最轻、资历最浅的赴任，还让自己坐在前排，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，这既是对自己的重视和关怀，也意味着自己肩上担子特别的沉重啊！

迎接战斗的渴望使林荫恨不得马上赶到清水，他益发感到车行驶得太慢。还好，又走了一会儿，雪花稀疏了一些，车速也加快了，然而，刚刚加速不久车又慢了下来，司机小张失口叫出一声：“哎，出事了……”

林荫循声向前望去，见道路已被车辆堵住。有几辆卡车、轿车、还有一辆“三菱”大吉普和一辆公共汽车。就在公共汽车旁，一群人拥来挤去，吵吵嚷嚷，还有拳头棍棒在人群中挥舞。怎么回事？林荫心里着急，车没停稳他就开门跳下车，立刻有沉重的殴打声和叫骂声清晰地传过来：“妈的，反了你们了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，出事儿我担着……”

殴打声和叫骂声中伴着惨叫声，同时还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哀求着：“……别打了，求求各位了，他还是个孩子，饶了他吧，俺替他给各位赔礼了，俺交钱，现在就交还不行吗……”

“赔礼就行了？交钱就行了？好，拿钱吧，原来是五百元，现在是五千，马上拿来，要不没完，打死他……”

接着是更沉重的殴打声。

谁这么凶狂？林荫加快脚步，向人圈里挤入，耳边听到有人低声议论着：“……简直是土匪，是胡子，就没人管管他们？”“谁管得了哇，你知道他们是谁……说话小声点，让他们听见可了不得……”

人圈里，四个年轻力壮的黑衣汉子正在对一个人大打出手。他们有的拳打脚踢，有的拿着棍棒，其中一人手中还拿着一根警棍。挨打的人已经倒地不起，

满脸满身都是鲜血,在雪地上打着滚,可打人者仍不停手。其中一个车轴汉子边打还边叫着号:“打,往死里打,妈的,不交线费就上路,反了你了!打,打完让他上公安局告去!”

殴打不断,围观的人谁也不敢上前,只有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男人在作揖打躬地哀求着拉扯着,不但啥事没顶,自己还挨了几下子。

太不像话了!

看到这种场景,林荫怒不可遏,冲上前去,一手揪住一个行凶的汉子,大声喝道:“干什么,住手!”

吼声是伴着内心的愤怒迸发出来的,所以声音很大。打人者吃了一惊,都住了手,把脸转向林荫。林荫立刻感到一股浓浓的异样气息迎面扑来,那不止是酒的味道,还有一种野兽的残忍。还没容他说第二句话,胸口已被一只大手揪住:“咋的?管闲事?胆肥了你,你说干什么?让你明白明白……”

话没说完,拳头就抡了上来。林荫猝不及防,鼻子一木,就觉得热乎乎的液体流了出来,同时觉得脑袋“嗡”的一声,眼冒金花,身子踉跄向后倒去,好在身后围观的人把他扶住,才没有倒下。可还没容他站稳,另外三条汉子也向他扑上来,拳脚棍棒齐下,警棍也抽冷子捅了上来,林荫手臂与警棍一接触,身子猛地一震,不由自主地“啊”了一声,再次向后倒去。

警棍原来是带电的。

林荫万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,没想到会在赴任途中、在自己的治安辖区内遭到毒打。他正在懊悔没穿警服,司机小张却已经及时冲过来,一边制止行凶一边大声道:“住手,这是清水市新来的公安局林局长,谁敢再动手……”

话一出口,局面立变。四条汉子的拳脚棍棒都缩了回去,脚步也向后退去,而围观者则“哄”的一声挤上前来,人人露出兴奋期待之色,要好好看一场热闹。

打林荫一拳的正是为首的车轴汉子。他听清小张的话,也吃了一惊,却没害怕,后退一步马上又走上前来,露出笑脸来搀扶林荫:“这……这都是误会,误会……林局长,我们是交通局收费的,他们不交费,还暴力抗拒,我们没办法才自卫,林局长,这事您得管管,把他们抓起来……”

林荫只觉心血上涌:妈的,你们四个打一个,还人家暴力抗拒执行公务,你们执行的什么公务?执行公务就可以打人吗?他一边弯腰用手绢擦着鼻血,一边指着车轴汉子怒道:“你还想颠倒黑白,有话跟我到公安局去说吧……”说着伸手去抓他的胸脯,又指着向后退的其他汉子们大叫,“站住,不许走……小

张，拦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……”

可他想不到的是，四条汉子居然敢反抗。车轴汉子使劲拨开林荫的手，又把他猛地一推，就向人群外快速退去，小张则和一条汉子扭打在一起，冲上来的谷局长和张主任两个扭住一人，林荫忙乱中揪住一个刀疤脸的汉子，而为首的车轴汉子却钻进了那台“三菱”吉普车，飞速向清水方向逃去。因为4500被堵在道路另一边无法通过，再加上还要制服抓住的三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逃跑者驾车消失在远方。

领头的跑了，被抓住的汉子们凶焰消减了。刀疤脸虽然还不服，可再也不敢来硬的了，他向林荫央求道：“林局长，俺们不知道是您哪，都怪我们瞎了眼，您饶了我们吧，都是自己人……您看，他们不交线费，还不说好听的，弟兄们气愤不过，给了他几下子，嘿嘿嘿嘿，下手稍重了点儿……不信您问问他们自己，这事不怪我们……”

林荫虽然愤怒异常，可头脑却十分清醒，汉子的话使他心里一动：自己刚来清水赴任，小张仅介绍自己是公安局长，对方却已经知道自己姓林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真的是交通局的收费人员……林荫虽有疑虑，但来不及多想，一边擦鼻血一边怒声道：“少来这一套，谁跟你们是自己人……我看谁敢再跑，都等在这儿，听候处理！”

林荫说着扭身去看倒在地上被打的人。这是个年轻小伙子，已经头破血流，一边呻吟一边哀声骂着什么。林荫在花白头发男子的帮助下，好不容易将小伙子扶起，问他们是怎么回事。头发花白的男子摇着脑袋哀哀地说：“别问了，您别问了，怨我们自己，怨我们自己呀……儿子，没事吧，能挺住吗……”

小伙子的态度却和父亲不一样，他一边擦着脸上的血一边指着林荫大叫着：“我听见了，你是新来的公安局长，你亲眼看见了，他们把我打成这样，你管不管？这清水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？还让不让人活了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就被花白头发的男人打了一个耳光：“二憨，你胡说些啥呀！”他又对林荫说：“局长，您别听他的，这事怪我们，不怪人家……啊，我姓杨，他是我儿子，是我们错了，没交线费，不怪人家，您放了他们三位吧！”他又转向三条汉子，“三位大哥，你们消消气，都怪我们，我们也不是想上这条路，只是往宝山去必须从这里经过，不远就岔道了……”

林荫听了好一会儿明白了，原来，车走这条路要交什么“线费”，而这辆公共汽车却没有交，但因为要上宝山县，必须从这条路上走几百米，被四条汉子发现了……可不管什么原因也不能打人哪，看刚才的架势，如果自己不是公安局

长，肯定也没有好下场！林荫愤怒的目光再次落到三条汉子身上，见三人都是大毛领的黑皮夹克，留着板寸头，尽管陪着笑脸，却掩饰不住内在的煞气，看上去，没有一点儿交通管理人员的气质。林荫擦干鼻血，走向他们，指着刀疤脸的鼻子问：“说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交通局的？我看怎么不像？交通局就可以随便打人哪？谁给你们这个权力？”

林荫显然问到了要害上。三条汉子支吾着不作正面回答，只是惶然四顾，忽然一人手向远处一指，兴奋地叫起来：“哎，大哥和牛哥来了……”

公路上，有两辆轿车从清水的方向远远驶来，车上都挂着公安牌照，安有警灯。前面的轿车是红色的，十分引人注目；后边的是一辆黑色轿车，油光锃亮，显得十分华贵。距离一百多米时，黑色轿车却停了下来，转过车头向来路驶去，前边的红色轿车则一直驶到眼前。车门一开，一个中年男子跳下车，急急走过来，看到林荫就现出笑容，双手远远伸出：“林局长，欢迎，欢迎……”

林荫认出来人，他是清水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牛明，自己下分局挂职锻炼时和他接触过。

2

牛明长得十分年轻，四十出头的人看上去也就三十五六的样子。形象也很不错，身材不高不矮，脸庞端正，肤色白里透红，眼睛虽然不大，却又亮又活。美中不足的只是嘴唇有点发紫，说话的时候，口中有一股酒气扑过来。林荫心中着急，一边握手一边发问：“牛局长，你从那边过来，遇到一辆‘三菱’没有？”

牛明稍稍犹豫：“啊……遇到了，怎么了……”

林荫急忙道：“你立刻布置人堵截，车里是打人凶手！”

牛明把手机拿到手中却没有马上打，问是怎么回事。听了林荫介绍，他现出惊讶的神色：“有这种事？那是赫刚的车。妈的，怪不得开得那么快，见我都不停，居然敢这么干，胆子也太大了！”他走向三条汉子，突然伸出手来，一人一个大耳光，“真瞎了你们的眼睛，我饶不了你们……妈的，咋办，说！”

三个汉子互相望望。刀疤脸捂着脸先看看林荫，然后对牛明道：“这……牛局长，这……这是个误会，老杨他们……你看……”

牛明转向老杨父子。老杨扯了一下儿子，抢到前面对牛明陪着笑脸道：“对，这确实是误会，都不是外人，打了就打了吧，也没打坏，都怪俺们，怪俺们，

这事儿就算了吧！”

“你既然这个态度就好办了！”牛明扭头对三条汉子说，“妈的，你们虽然有理，可也太过分了吧。你收费可以，为什么打人？听着，回城后要给人家看伤，要彻底看好，人家有一点儿不满意，我就跟你们没完……听清没有？”

三条汉子急忙答应：“听清了，听清了……”

牛明看一眼林荫，又对汉子们道：“这件事完了，可打林局长的事你们怎么交代？说，这事咋办？”

三条汉子噤着嘴看着林荫，还是刀疤脸支支吾吾道：“这，俺们真不知道是林局长啊，要是知道的话，给我们个胆儿也不敢打呀！”他走向林荫，拿出可怜巴巴的样子说：“林局长，这是误会呀，俺们怎么敢打你呀？这样吧，你打我们一顿，爱咋打咋打，打死俺们也没说的！”

刀疤脸说着，把头伸过来让林荫打，另两个汉子见状也做出同样的姿势，引得围观群众发出窃窃笑声。林荫十分恼火，回身看着牛明。牛明走上前，又是一人一耳光：“妈的，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？你们把公安局长当成啥了！”然后对林荫低声道，“林局长，你看这事……我认识他们几个，是交通局聘任的收费员。今天的事虽然有点过火，可顶多也就是轻微伤，治安案件。咱局还有不少大案子忙不过来，你看这……当然，他们不该打你。我看，让他们给你看伤，再多赔些钱，怎么样？”

林荫心里的火一股一股地往上冒。他看出问题来了，到现在，牛明也没按自己的要求布置堵截，而且，还想把这个案子轻轻放过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大打出手，伤害无辜，还把自己这新上任的公安局长打了，居然看看伤，赔偿一下就没事了？太过分了吧。什么多赔偿一些，是想花钱消灾吗？办不到！他坚定地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！打我是小事。这起案件性质恶劣，影响极坏，必须严肃处理！”

牛明脸上闪过一丝不快：“那，你说该怎么处理……哎，您好，谷局长，张主任，你们也来了……对了，谷局长，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处理？”

谷局长和张主任下车后，除了帮助制止凶徒逃跑外，一直在旁观看，见牛明来了也没有上前。此时听到牛明的问话，谷局长才慢悠悠地说：“你们公安局长在这儿，问我干什么？再说了，你堂堂刑侦副局长，自己的局长被打了，都不知怎么处理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牛明想了想，只好转向林荫，“林局长，那你看该咋办，我执行你的指示！”

林荫发现，牛明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满甚至不屑之色，怒火又从心中升起，大

脑子里旋转片刻，迅速作出反应说：“那好，你，马上给局里有关部门打电话，布置警力堵截追捕逃跑的凶徒。他叫什么，对，赫刚是吧，要根据他逃跑的时间、路线和车速，在可能经过的路口设卡，争取在清水市域将其抓获，如果脱逃了，就与沿线公安机关联系，取得他们的支持，尽一切努力将其抓获！”他转脸对受害的年轻人道，“小伙子，你能坚持住不？还能不能开车……啊，老杨，你会开车吗？……会。好，你开车，拉着旅客和你儿子马上进城，你儿子先看伤，由医院作出诊断，如果需要住院就住院。如果能挺得住，看完伤做笔录……车上的旅客到了市里，也先到公安局做一下证人笔录；小张，你记一下跟前这些车的牌照号码，以便随时找他们作证！”他转向瘦脸汉子，“你们三个，老老实实跟我们去公安局接受处理！”一切部署完又问牛明，“牛局长，你看这样行吧？！”

“这……”牛明眨着精明的小眼睛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，扭头看一眼谷局长，只好小声说了句“行”，再把目光对准三条汉子，恶声道，“听清没有，都给我上车，老老实实到公安局接受调查处理！”

三条汉子脑袋耷拉下来，被小张押着走出人圈。可围观的群众却不散去。他们目睹了这起流血事件的整个过程，可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做看客，此时又用异样的目光望着林荫不想离去。迎着这些目光，林荫心中生出一种别样的滋味，想了一下，登上路旁一个沙包，大声讲起话来：“乡亲们，大家都看到了刚才这起事件，虽然有待进一步调查，但，无论什么原因，也不允许行凶打人，也绝不能不了了之，请大家相信，我们公安机关一定会依法严肃处理！希望大家能积极主动作证，配合公安机关工作……”

围观群众静静地听着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林荫本想停下来，可受到眼前情景的触动，就又继续说下去：“乡亲们，你们为什么不吱声？为什么沉默？你们想过没有，今天打的是他们，如果你们保持沉默，明天就会打到你们，对违法犯罪要斗争，对不法侵害要反抗！不要害怕，好人越害怕，坏人越猖狂，要站起来和他们斗争，公安机关会给大家做主的……”

讲到这儿，林荫忽然听到“咔”、“咔”的声音，眼睛余光向旁边一瞥，发现一架照相机正在对着自己拍照，心里一动，急忙把话收住：“乡亲们，我希望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大家能积极协助我们公安机关工作，揭发检举犯罪线索，同时，发现我们公安机关有什么缺点，及时指出来，我们一定虚心接受，努力改进。谢谢大家！”

旅客们这才开始上车。与此同时，一个胸前挂着照相机的年轻女性走过来，伸出手，向林荫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笑道：“您好，林局长，我是清水市电视

台的记者苗雨，没有经过您的允许拍照，您不反对吧？”

林荫边握手边打量着对方。她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身材颇长；瓜子脸，丹凤眼，乌黑的眼睛，雪白的牙齿，尖尖的下颏呈现出优美的线条；相机挂在胸前，背上还背着一个背包，显露出一种职业女性的气质。见到林荫疑惑的表情，她又从口袋中掏出证件：“怎么，不信吗？我是采访归来，正巧碰上这件事！”

停在一旁的公共汽车响起催促的喇叭，苗雨回头看了一眼，再次把手向林荫伸出：“我得上车了，有机会我会采访您的！好，再见！”

苗雨主动握住林荫的手摇了摇，转过身，迅速消失在车门内。客车响了声喇叭启动了，林荫只看见一只女性细长的手从车窗中伸出挥了两下，就随车远去，逐渐消失了。

林荫忽然想起一句歌词：“像雾像雨又像风。”这个记者虽然倏忽出现，突然消失，却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该上车了。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，谷局长问林荫：“现在一切听你的，说吧，这车该怎么坐！”

林荫察看一下，果断地进行了分配，让三条汉子挤到牛明车的后排座上，自己则坐到该车副驾位置，然后让谷局长的车先走。谷局长大声道：“那怎么能行？我们是送你的，你在前面！”

林荫不再推辞，拉开车门上车，见三条汉子的眼睛正看着自己。他再次感受到那股野兽般的气息，就把目光迎了上去，盯得他们都垂下眼皮才回身坐好，用命令的口气对牛明道：“开车！”

牛明沉默着将车启动，渐渐加速。这时，林荫才想起问牛明怎么会出现在这里。牛明轻笑一声回答：“来接你呀，听说你要来，大伙儿都很高兴，班子成员早都聚在局里等你了，我等不及，就迎你来了！”

原来是这样。可是，林荫心中马上又生出疑团，随口地问了一句：“就你一个人来的吗？”

牛明迟疑一下，口气似乎不够坚定：“嗯，就我一个！”

林荫没再追问，可脑海里却抹不去那辆黑色轿车的影子。两辆车一前一后，都有着警用牌照和警灯，怎么能不是一起的呢？那辆车为什么在快驶近时又调头返回了呢？那辆车里坐着谁呢？看来，这里边好像有点文章！

车向前飞驰着，雪不知啥时已经停了，可还有一些阴暗的云团，被遮住的太阳顽强地把光芒透出云团缝隙。然而，林荫心中却卷起更大的风暴。虽然临行前谷局长同他做过长谈，虽然对清水市治安的复杂有所准备，可他仍然没有想

到,在自己上任途中会发生这种事,会遭到殴打。一股耻辱和仇恨的感情壅塞胸中。看来,此行绝不会是坦途,也许,这路上的遭遇只是一个预兆。

3

清水城出现在前面。城郊大桥头,停着一辆警车,警车外站着四个人,林荫认出其中二人,一个是清水市公安局的方政委,另外一个从政工科长李婕。他们出城迎接来了。

林荫长期在地区公安局政治处工作,和各县市区的政委和政工科长都较熟。方政委五十出头了,有一张质朴的深色脸膛。此时,他站在四个欢迎者的最前面,远远就将手臂扬起,脸上现出真诚的笑容。林荫一下车,方政委就急急迎上来紧紧握手:“林局长,想不到咱俩会一个锅里搅马勺,太好了,欢迎,欢迎……谷局长,张主任,你们亲自送林局长上任,我代表清水公安局党委表示感谢呀……我来介绍一下,这位是我们局的周副局长,分管常务;这位是政工科长李婕;这位是司机老孙……哎,牛明,你怎么和林局长碰到一起的?你们都认识,我就不介绍了……”

林荫从方政委无意的话中听出,原来牛明并不是迎接自己的。那他干什么去了?为什么要说谎?他扭头看了一眼,见牛明脸色发红,支支吾吾地闪到一边。眼前是即将共事的战友,林荫也顾不上多想别的,急忙一一握手。周副局长四十七八岁年纪,身着警服,一举一动中带出军警风度,与林荫握手前,还先来一个标准的敬礼,倒把林荫闹得有点不好意思;政工科长李婕也早就认识,是个三十多岁挺干练的女同志。最后一个司机老孙,一个瘦长的中年人。

寒暄过后,方政委张罗着上车回局,并把林荫让到自己带来的车上,这也是台4500。他坚决让林荫坐到前排,然后,三台车驶往市区,驶往清水市公安局。

清水市公安局大楼出现了,林荫的心跳加快了,从今以后,就要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了。他定睛看去,大楼是新盖的,很是气派,蓝盾高悬,令人瞩目,给人以威严和安全的感觉……哎,大门两边怎么有两头石狮子呀?这可不太好,公安机关又不是封建衙门,这样成啥了,群众会怎么看?以后得把它们处理了!

虽然美中不足,可总的感觉还不错。车驶近后,林荫还发现,大楼外早有很多人等在等待。没等下车,一些着装和没着装的警察就迎了上来。下车后,方政委一一做了介绍。因为人多,林荫只记住分管治安的副局长黎树林,这是个大